



恩院风荷。

田泽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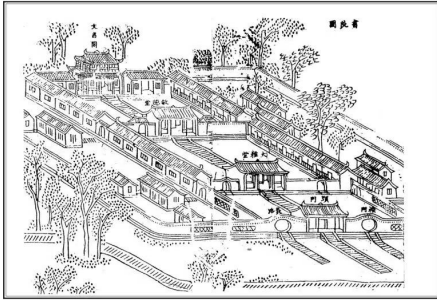
文化中国行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简介

群玉书院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濒临潇水,与群玉山遥相对望,曾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称。原址最早始于唐代永州刺史李衡兴建芙蓉馆,宋朝范纯仁(范仲淹次子)谪居永州时,常在此地游览。张栻又在此建“思范堂”,其址犹在,有永州八景之一“恩院风荷”。现址为永州市第三中学。



《儒藏》书影:群玉书院。(资料图片)

有什么样的山河,就能放下什么样的书桌。

“千年打卡地,此处是潇湘”。永州,湘南地区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在此相得益彰。这片沃土上的一座座书院如同散落的珍珠,它们“维系斯文于不坠”,证实了湖湘大地上“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李白曾有诗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他笔下的群玉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山。仙山自然虚无缥缈,但“群玉山”却在永州零陵区真实存在,群玉书院也因此而得名。

一

自舜帝南巡、崩于苍梧,娥皇女英、泪化斑竹而缘起,不知道有多少人借着潇湘山水诉衷、抒情、明志。元结、柳宗元、黄庭坚、范纯仁……这些彪炳史册的名字,得到了零陵山水的成全,抚慰了无数人的内心。

零陵群玉山的地名,最迟在宋代时就已出现。南宋名臣董居谊、董鸿道父子于其地重建山亭、刻诗作记,董居谊《群玉山记》曰:“徘徊四顾,怪石林立。峭拔透邃,入眼成画。”嘉庆《大清一统志》也记载:“群玉山,在零陵县西南。董居谊于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被夺官远贬,有诗曰:‘顷年曾入道山来,天上图书不受埃。今日有怀群玉府,又从人世得蓬莱’。”从人文精神的层面叙述了群玉山之典故。另据光绪《零陵县志》载:“由零虚山西南过小岗,白石累累,罗布岗下,曰‘群玉山’。”又从自然山水的层面叙述了群玉山因群山突兀、岩石似玉而得名的渊源。

地因人而名、因史而久。这样的群玉山,怪石万状、地胜景清,遍布“他山之玉”,有无数古木巨竹,被誉为零陵自古以来的美景奇观,于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零陵知县陈三恪率士绅捐资创办群玉书院,群玉书院濒临潇水,与群玉山遥相对望,陈三恪以“群玉”寄寓学子,期望可以培养出经世济民的人才。

而关于群玉书院的选址,有着更多斯文正脉的故事。

若非群玉山头见

向薛峰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书院是藏书、教书、读书的场所,曾经的群玉书院今已不复原貌。芙蓉馆、思范堂、群玉书院、永州市第三中学……在原有土地上的形式变迁,蕴藏着历史的影子、斯文的脉络。

最早是芙蓉馆,由唐代永州刺史李衡兴建,其址毗邻柳宗元曾借居过的法华寺,以观山光水色,涵养性情。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曾来永州讲学,在零陵遍访名胜古迹,并作诗:“十月初阴林叶黄,欲暮未暮山城荒。九巖云高不可见,十年亭馆西风凉。芙蓉败叶战秋雨,桂树闲门锁寒露。流传不尽古今情,俗人满眼空来去。”历经千年,类似王闿运这样的读书人,依旧在寻访芙蓉馆,寻找舜帝、柳宗元的故事发生地,在一砖一石中,找到历史的踪迹。

胜地初开翰墨场,晓来吟兴引山光。

群玉山、潇水河,芙蓉馆、思范堂,这些山水和人文汇聚起来,正是兴建书院的天赐宝地。于是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零陵第一所书院东丘书院诞生688年之后,陈三恪率士绅捐资创建群玉书院,内设大雅、敏德、景贤、文昌诸堂,还分设明道、存诚、离经、辨志等24斋,规模宏大、寄寓深远,甚至陈三恪还收集投赠匾铭、讲规学产、经营条例等编纂成一部《群玉书院志》,尤其是卷首还绘有书院图画五幅,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群玉书院自建立之初起就以“造就人才、莫先于学”为理念,兴文重教,广揽名师、延纳学子,使得儒学风气在潇湘之地激荡流传。《群玉书院志》记载:“前排群玉,潇水回环。后接写山,文峰迭翠。直与潭之岳麓、衡之石鼓并称。”群玉书院“以文化人、以

二

我曾数次去至今犹存遗迹的思范堂。“石上苔文青作篆,墙间花影绿浮香”,这样的风景,最是动人,而背后的故事,堪称绝唱。宋绍圣四年(1097年),宰相范纯仁被贬永州,他是范仲淹的次子,从布衣到宰相,恪守“忠恕”之道,廉洁勤俭始终如一。后来大儒张栻在芙蓉馆旧址建起“思范堂”,以缅怀范纯仁的忠直守正,后来的永州人世代祀之,成为一桩美谈。

思范堂前有碧云池,又称“东湖”,水清如镜,架石为桥。池旁有古树、池中有凉亭、池内有香荷,亭亭净植。每逢夏日,凭栏欣赏,风摇荷影,香气馥郁,乃零陵城内避暑之佳所。由于思范堂又有“报恩院”的别称,所以这里也成了永州八景之一,是“恩院风荷”的所在地,人文与山水在这里化为一体,情无尽而意无穷。

三

文育人”的践履,留下了与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齐名的佳话。

群玉书院的教学以阐明经史为主旨,这在当时殊为难得。在晚清科举风尚兴盛和学问空疏的现实下,群玉书院的师生们以强烈的担当,汲取儒家经典的源头活水,提炼书院教育的精髓要义,主张经世济民。虽然借科举事功培养人才,刊印《红兰新体赋》等科考著作,但更多的是继承儒家精神传统,于潇湘之地寻“孔颜之乐”,培养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崇高品格。尤其是群玉书院的教育还在兹言兹、在兹念兹,与地方学统相融合,追溯周敦颐希贤希圣的为学宗旨、君子道德。

群玉书院的教学实践,体现出湖湘书院经世践履的办学定位和鲜明特色,时“书声盈耳,断断若小洙泗”,也因此培养出无数心忧天下、身系家国的读书人。

四

后来的群玉书院,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命运多舛,但始终没有放弃育人的初心,其悠悠文脉在时代洪流的发展中愈发生动。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邑绅庾茂声等捐资修缮。嘉庆二十年(1815年),宗需任零陵知县,宗需对群玉书院的兴盛厥功甚伟,政事闲暇时必亲至书院讲学。“需廉吏殁后”,其子宗绩辰接任主导群玉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尝请湖广总督阮元讲学其中,还增建香零讲社。咸丰八年(1858年),毁于兵灾。道光五年(1825年),永州镇总兵鲍友智捐赠课馆,“训士犹之练兵也,坚其气、固其志、娴其艺,于军无不胜,于学无不成。”同治元年(1862年),永州知府杨翰重修群玉书院。可以说,群玉书院的兴盛,得到了一代代先贤的接力,书院的筋骨、血肉和灵魂,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清末废科举,群玉书院改设为群玉小学堂。1914年,改为零陵县立中学。1952年,改为零陵三中,1981年,定名为永州市第三中学。

五

们留给历史的背影。在嵌入墙壁的石碑上,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在荷叶青青的倒影里,在一丛又一丛的爬山虎内,有着不绝于耳的读书声,这声音来自255年前。

我曾在很多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仿照先贤旧例,寻遍零陵美景。我把栏杆拍遍,从古籍上的群玉书院胜景图中把目光移开,放在如今的零陵大地上,一间间教室,一张张书桌、一个个学童,看见这样的光景,或许当时群玉书院的读书人正在潇水河边,“风舞舞雩,咏而归”。

“若非群玉山头见”,在这样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群玉书院的荷花又开了。



我与湖南日报

总在我心里

谭谈

《湖南日报》创刊七十五周年,我调离《湖南日报》则整整四十年了。

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难免会多次转换岗位,从这单位调往那单位。有些单位,调离后很快就忘却了。而有些单位,却总也忘不了,伴随你终生。《湖南日报》于我,就是这样的单位。

我与《湖南日报》结缘,是在1969年。当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到金竹山煤矿,被分配到一个新矿井:红岩矿井。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矿工们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天斗地,提前将这座设计能力四十五万吨的矿井建成投产。我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长篇通讯《自力更生奏凯歌——红岩矿井建设纪事》,投给《湖南日报》,引起《湖南日报》的重视,选做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重点稿件,并派来摄影记者拍摄照片,与文稿一起在第二版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不久,我调到涟邵矿务局(涟邵矿工报)工作。矿务局下属的斗立山煤矿一个采煤队,创造了月采破万吨的纪录,我写了《壮志破万吨,团结写新篇》的长篇通讯,《湖南日报》又以头版头条转二版发表。接着,我又写了记述全国煤炭战线劳动英雄喻雨初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不久,《湖南日报》恢复了文艺副刊,我又连续在副刊上发表小说《目标》《出师》……这一下,引起了报社领导的关注。

1979年,我就由《湖南日报》的通讯员变成《湖南日报》的记者、编辑了。相比新闻写作,我更喜欢文学创作。在《湖南日报》娄底记者站工作几个月后,当时的《湖南日报》总编辑杨世芳来到娄底,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把我调到报社文艺部做副刊编辑。

领导的信任,温暖在心。我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我又埋头于文学创作。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都是在报社工作时创作的。

《山道弯弯》发表后,全国各地刊物、出版社上门找我约稿的编辑很多。我又是报社的副刊编辑,每天找我送稿的作者也很多。而自己当时创作激情正浓,总想挤时间写涌动在心里的东西。而每天下班回到家,总有上门约稿、送稿的朋友,令自己十分的苦恼和矛盾。后来,我想出一招:每天晚上八点多钟,就上床睡觉。上门来约稿的编辑和送稿的作者,见我已睡,只好留下稿子和字条离去。而每天凌晨三点多,我就起床,开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一直写到八点去上班。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完成的。

这个晚上八九点钟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湖南日报社文艺部当编辑的谭谈(中),与三位同事一起拜访回湘的著名作家丁玲(右一)。

作者供图

艺术评论如何“登高声自远”

高世逢

艺术评论,作为一种表达个人观点、看法或评价的言语或文字,是对某个艺术作品呈现在舞台后进行思考和分析后的产物。它不仅是对作品表层的描述,更是对其内在含义、价值、影响等方面的解读和判断。换言之,艺术评论是对作品背后深层次意义的探讨。它需要评论者具备深入的观察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不能指向单薄、形式单一、声音单调、隔靴搔痒,要敢于对其作品质量和艺术水准实事求是,敢于对不良的作品发表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守住最初的哪怕是片面的“深刻”。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舞台表演艺术,包含着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服装、道具等多元元素。对戏剧作品的审美和艺术价值考量,需要听到艺术评论者以独特的视角和个性化的观点就作品中发出真实的声音,甚至还要包括对舞台全方位的学术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艺术评论者,评戏剧就不能单单只评戏剧。艺术评论的本质是求真、向善、审美的,评论者当把自己的理论修养,内化成一种审美趣味和眼光,为作品的呈现敏锐地发出有见地的声音,这样才能促进作品的传播,引导观众走进剧场前来鉴赏。当下的艺术评论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在塑造着社会的文化风貌和思想潮流。它既是对过去作品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当代或未来作品的展望和期待。这就要求艺术评论者与时俱进,与作品交心,和艺术家做朋友,不仅要为作品的成功鼓与呼,更要敢于指出作品中的欠缺与不足,不能信马由缰、只道不评,也不能为情而“吹”、为利而“吹”,更不能只当“表扬家”“传声筒”。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充满信息和观点的时代,只有做“绿色评论”的耕耘者,才能写出超越功利的评论文章。只有“晓声识器,言必三表”,才能保持有独立思考 and 理性判断的能力,才能让文艺评论在众声喧哗中“登高声自远”。